明通鑑

明通鑑卷四十六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四十六 起旃蒙大淵獻盡柔兆困敦凡二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十年春正月癸亥享太廟薄暮乃成禮還　乙丑以大祀天地誓戒致齋比夜乃傳旨免朝　戊辰大祀南郊是夜漏下二鼓始還宮考異享太廟不常書此以薄暮譏失禮也實錄享太廟不書薄暮而證之王艮佐疏中言正月初五日躬祀太廟薄暮方出行禮故明史于太廟南郊皆書薄暮今據之　乙亥大學士楊廷和等請謹視朝之節以觀示臣民嚴宫衛之防以消弭禍變庚辰吏部尚書楊一淸等

言比歲視朝太稀又復大晩或日西或薄暮入春以來漸至昏夜日月之光旣違上下之情不達又言陛下親閱禁兵以天子之尊行將帥之事以禁密之地爲攻戰之場震撼喧呼以夜繼日旣無警蹕之規復乖堂陛之分皆不報于是六科給事中李陽春十三道御史于鏊等皆以爲言而給事中王良佐言尤切其畧曰郊廟之祀天子必省牲必誓戒散齋致齋有常期有專所當祭之日夙駕而往行禮之際無貳爾心期昭假也邇者正月初五日躬祀太廟薄暮方出行禮則登獻夙戒之饎不將妝惡與祭斂戢之容不浸懈怠者寡矣初十日郊

祀初七日當誓戒臣等導駕與百官具朝服候至夜遍
下忽見執擕之人一呼而散宿衛之士羣噪而奔臣等
佇集左掖昏暗中傳聞免朝不知旨從何出皇懼失措
徘回久之至初九日車駕當臨齋宮百官莫不晨趨以
俟乃薄暮方往倉卒至壇行禮行禮甫畢旋即下營臣
愚不知陛下此行果事天邪抑游幸也及次日駕還復
至夜分城門失啟閉之常禁闥縱馳騁之樂一切非時
與制矣又凡令節大朝賀每至昏暮而司晨之官尚報
卯時傳之四方所損非細乞自今祭祀朝賀之期經筵
講書之候起居寢興之節務各及時遵制舉行則事天

事祖與百凡綱紀無不畀張矣天下幸甚不報　是月小王子犯湖河川　御史張翰上言旬日以來民間相傳謂朝廷欲博選女子以充後宫凡有女之家未字者不擇壻而配及笄者不備禮而成甚至藏于姻黨之家致帷薄之譏京師如此傳之天下驚疑益甚上虧聖化下斁彝倫乞敕禮部榜諭以解萬民之惑不報尋有無賴子數輩挾二媼爲媒氏乘夜猝入李姓者家强舁其女去次夕復强舁祁氏女不從相詬爭爲邏卒所獲詰其名乃綦明馮玉吳綱安亨也錦衣衛以聞詔令都察院禁約之人心始安　二月庚寅直隸定遠縣流寇之

亂婦女不受賊汙而死者有司奏請旌表君氏丁氏等凡五十六人禮部議立坊人衆不能徧及宜如近例刻石于旌善亭以彰貞烈人給銀三兩以資斂葬報可

巡按廣東御史高公韶奏韶州故有唐宰相張九齡祠故九齡子拯爲伊闕令時安祿山陷河洛拯不受僞官堅守臣節忠義著聞而獨遺從祀以爲闕典禮部議覆祔祀九齡祠時部議又請以故大學士邱濬祔祀蘇軾于瓊州奇甸書院亦從之　辛卯免南直隷鳳陽等府滁徐二州及中都留守司所屬州縣衛所被災者去年秋糧　丁酉給西域烏斯藏大德法王誥命上崇信西

僧常襲其衣服演法內廠有綽吉我些兒者出入豹房有寵遂封大德法王至是遣其徒二人還烏斯藏請給國師誥命如大乘法王例歲時入貢且得齎茶以行禮部尚書劉春持不可上命再議春執奏曰烏斯藏遠在西方雖設四王撫化其來貢必有節制使不爲邊患若許其齎茶給之誥敕萬一假上旨以誘羌人妄有請乞不從失異俗心從之則滋害奏上罷齎茶卒與誥命考異事見明史春傳證之實錄在是月丁酉今據之　乙卯寇入延綏甯夏地方時總督彭澤奏甘肅稍甯宜令鄧璋處置陝西一省有總制總督恐多牽制並以疾乞休致不許至是兵部議令

還將原調延綏固原人馬發回本處防禦從之　三月丙寅大學士楊廷和丁父憂請回籍守制上令內閣吏部查奏起復例廷和不俟復上疏言臣自母喪至今不得見父者十有四年一旦抱恨終天冀得早從禮制親視殯葬此心庶可少安陛下幸以禮全臣臣今五十六歲計制滿不及六十古者大夫七十致仕臣若未即就木尚有十年堪備任使是臣以三年報父以十年報陛下是盡孝之日少盡忠之日多也用是不俟查覆輒敢以情上瀆惟陛下察其愚衷不使臣以哀苦抑鬱成疾雖臣父亦啣結于九原矣不允（攷異明史本紀廷和丁憂在是月壬申證之實

錄係丙寅蓋廷和三請始准奔喪本紀蓋凡三請壬申
據其得請之日牽連並記耳今據實錄
始得旨令奔喪勅給驛遣行人一員護送仍俟葬畢起
復比廷和至家復三疏辭始聽終制閣臣之得終父母
喪者自廷和始也　癸未廣東布政使羅榮等入覲各
言鎭守內臣入貢之害禮部尚書劉春因列上累朝停
革貢獻詔旨且言四方水旱盜賊軍民困苦狀乞罷諸
鎭守內臣不納　謫戶部主事戴冠爲廣東烏石驛丞
冠在戶部見寵倖日多糜祿多耗乃上疏極諫其畧曰
古人理財務去冗食近京師勢要家子弟僮奴苟竊爵
賞錦衣官屬數至萬餘次者繫籍勇士投充監局匠役

不可數計皆國家蠹也歲漕四百萬石近水旱所入不及前而歲支反過之計此輩所耗蓋三之一陛下何忍以赤子膏血養此無用之蠹乎兵貴精不貴多邊軍生長邊上習戰陣足以守禦今遇警輙發京軍而宣府調入京操之軍屢經臣下論列堅不遣還不知陛下何樂于邊軍而不爲關塞慮也天子藏富天下務鳩聚爲私藏是匹夫商賈計也逆瑾既敗所籍財產不歸有司而貯之豹房遂剏新庫夫供御之物內有監局外有部司此庫何所用之疏入上大怒遂有是謫　夏四月丙辰下江西副使胡世寗于獄初寗王宸濠聞世寗劾己大

怒乃奏世甯離間列其罪徧賂權倖必欲殺世甯章下右都御史李士實宸濠黨也與左都御史石玠等劾世甯狂率當治命未下宸濠奏復至指世甯爲妖言乃命錦衣官校逮捕時世甯遷福建按察使聞之間道走京師自繫都察院復奏其畏避掩飾得旨下鎮撫司拷掠于是御史徐文華言世甯之論甯府非特爲朝廷亦爲甯王慮也安有所謂妖言誹謗離間懿親者耶甯府隱蔽之事豈惟世甯知之痛之憂之中外之臣亦知之痛之憂之矣但人多顧忌而世甯則忠于謀國耳乃以忠獲罪始令御史逮繫復發官校捕解世甯恐懼間關赴

訴其情蓋有難于顯白者夫人臣上爲國家下爲宗室
發憤畢誠圖畫安危言適啟其口而災旋逮于身亦可
哀已比見甯王乞護衛則予護衛乞屯田則予屯田凡
罪書之發恩禮之稠疊諸宗藩未能或之先也威勢
日以張人失今不莪容有紀極乎江西之臣畏其隱禍
莫敢顯言世甯一言及之蹈之重法異日誰復敢爲陛
下言者臣以爲杜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
長宗藩之威招意外之虞皆自今日始可不爲寒心哉
乞嚴霜譴始曲賜優容庶遠僭逼之嫌全治安之體不
聽世甯于獄中三上書言宸濠逆狀卒不省繫歲餘言

官程啓充等又交章論救楊一淸以危言動錢甯乃論
謫戍居三年而宸濠果反攷異紀事本末明書及憲章錄皆記世甯下獄於十年十
月蓋據其謫戍遼東連並記耳明史世甯傳在九年而未言歲餘論謫戍則下獄在九年謫戍在十年也今
證之實錄書是月丙辰從之　閏月辛酉以吏部尚書楊一淸兼武
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先是一淸再推內閣不用
及是楊廷和以憂去遂代之一淸言累朝簡用內閣皆
翰林館閣之英其自別衙門進者僅有李賢薛瑄蓋極
一時之選近年援此濫及士林以爲訾議如臣者論才
行既非前李賢薛瑄之倫又出今劉春蔣冕之下顧使
處非其據必至自貽罪愆疏入温旨趣令供職不必固

讓一清再辭新命不許　戊寅召總制甘肅左都御史
彭澤還初澤奉命未至賊遣兵分掠赤斤苦峪諸衛聲
言與我金帛數萬乃歸城印澤抵甘州謂番人嗜利可
因而款也遣通事馬驥諭還侵地及王當予重賞莾蘇
爾（即滿速兒見前）僞許之澤即賜合音和珊（即寫亦虎仙見前）以幣二
千銀酒鎗一往賂未得報澤輒奏番酋悔過效順事已
平上乃召澤還巡按御史馮時雍言城未歸澤不宜遽
召不納既而哈密卒不能復　癸未兵科給事中安金
奏言京師四方之則比年俗尚太奢宴會豐腆居室宏
麗錦繡珠玉下飾于倡優菴院祠深惑乎民庶乞嚴

加厲禁會南京吏部郎中歐陽誥奏請續增問刑條例禮部議以禁止奢俗增入例中通行天下報可時大臣有設宴以會錢帑者一席之費遂至千金蓋風俗之壞自上導之雖有禁令徒爲具文耳　丙戌時方建乾清坤甯二宮役重費繁而內官監復請營太素殿及天鵞房船塢等工大學士梁儲偕同官靳貴楊一清切諫不聽　是月以陸完爲吏部尚書王瓊始擢戸部尚書至是改兵部代完也是時廷議以尚書首推彭澤而瓊以中官之援內批特用由是澤與瓊遂有隙　烏梁海朶顏衛入寇時朶顏都督有花當者恃險而驕數請增貢

加賞不許至是花當子把兒孫以千騎毁魮魚關入馬蘭谷大掠參將陳乾及指揮談茂千戸馬英百戸田營等皆力戰死之攷異事見明史三衛傳實錄系之六月下蓋溯遣桂勇往禦之月日故其敘馬蘭谷之役系以初字明書及憲章錄皆系寇馬蘭于閏月今從之惟憲章錄謂朶顔通小王子部落烏梁海入寇誤也烏梁海即朶顔三衛與小王子部落自別明史傳中但書陳乾戰死其談茂馬英等據實錄增

五月壬辰雲南趙州永甯衛地震踰月不止有一日二三十震者黑氣如霧地裂水涌壞城垣官廨民居不可勝計死者數千人傷倍之地道之變此爲最烈云　戊戌禮部尚書劉春奏西番俗信佛法故祖宗承前代之舊設立烏斯藏諸司及陝西洮岷四川松潘諸寺令化

導番人許之朝貢貢期人數皆有定制比因諸番僻遠莫辨眞僞中國逃亾罪人習其語言竄身在內又多創寺請額番貢日增宴賞繁費乞嚴其期限酌定人數每寺給勘合十道緣邊兵備存勘合底簿比對相符方許起送並禁自後不得濫營寺宇報可　是月都察院左都御史石玠遷戶部尚書彭澤還任左都御史起前僉都御史王璟爲右都御史　六月庚申起致仕參政吳廷舉爲廣東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副使時嶺西猺賊竊發廷臣薦廷舉才畧可任故有是命　己巳朶顏衛花當等分道內侵命都督僉事桂勇充副總兵官禦之虜

率五百騎入板場谷千騎入神山嶺又分掠水關洞勇
統圍營西官廳三千人守馬蘭谷花當退屯紅羅山遣
其子入朝請罪詔釋不問　辛未大學士梁儲等言近
竊聞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所臣
等初聞未敢遽信既而道路相傳衆口藉藉使臣等心
志憂惶神魂飛越竊惟天子出入必備法駕傳警蹕將
士環列百官扈從所以嚴至尊之分防意外之虞也且
如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虎賁之旅鷹揚之將周旋左右
而直廬拱衛官軍萬餘警柝之聲夜以達旦至于皇城
各門亦令勳戚把守祖宗之法至為詳備今聖駕無故

而出不知防衛者何兵扈從者何人居守者何官文武羣臣茫然不聞萬一銜蹷之虞寇盜之變出于意外之所不及未知何以備之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陛下一身乃宗廟社稷之主縱不爲身惜獨不爲宗廟社稷計乎此必有左右羣小貢諛希寵倡引事端蠱惑聰聽伏乞陛下端拱深居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陛尊卑之分戒非時之宴遊屏無益之玩好仍遣查究導引出入之人寘之于法以彰剛斷之德解臣民之疑宗社幸甚疏入不報　秋七月乙未俞諫討江西賊徐九齡平之初諫至建昌九齡率其黨奔湖廣已復挐舟還醴源

諸軍進壓之豐城知縣吳嘉聰率衆先登禽其從顏日和等二十一人餘賊衝入高安主簿袁瑤敗之瑤亦戰死九齡引衆夜遁副使宗璽扼之于靑頭岡會南昌同知汪頴兵合擊之斬九齡及其黨余長子徐九祥等前後禽斬首從四百八十一人俘一百四十一人醴源遂空提督進諫右都御史巡撫如故　己亥建太素殿成𣃔舊尤華侈凡用銀二十餘萬兩役軍匠三千餘人歲支工米萬有三千餘石鹽三萬四千餘引是時工役繁興禁中自乾淸大役外如御馬監鐘鼓司南城豹房新房火藥庫皆一新之中外因緣爲利權奸奄人所建莊

園祠墓及香火寺觀皆取給于此時以爲木妖土災云

是月總制陝西鄧璋奏鹵入尭亭隆德等處官軍禦之斬首五級千戶王友等九人死之考異明史五行志書是年七月文安水忽頳立是日大寒結爲冰柱高圍俱五丈中空旁穴數日而賊至民避穴中坐全者甚衆弇州史乘攷誤謂語本楊愼丹鉛餘錄錄言正德中事土人謂之河僵此固災異也不知五丈之冰穴藏得幾許人又不知不爲照見否不凍死否我能往寇亦能往避兵之說恐未可信也按文安被賊乃六年事故二申錄載之六年辛未似爲近之若實錄則十年七月並無此事也今附識于此不入正文以年月恐誤耳

八月丙寅小王子以十萬餘騎自花馬池入固原聯營七十餘里肆行封殺城堡爲空巡按陝西御史常在奏劾總兵官潘浩都御史鄧璋及太監廖堂等詔遣給事中一人往

會巡按御史勘實以聞攷異明史本紀系犯固原于是月丙寅據實錄巡按御史劾潘浩等事在九月奏稱八月十二日虜自花馬池入固原是月乙卯朔丙寅即十二日史蓋據原奏中語也今從之明史稿同是月禮部尚書劉春以憂去春掌禮三年愼守彝典宗藩請封請婚及文武大臣祭葬贈謚多所裁正至是以吏部左侍郎毛紀代之　九月辛卯小王子犯隴州其別部領布勒復犯洮岷命右都督張洪充總兵官提督陝西軍務領京營兵五百人以行洪以兵少請調宣府遼東兵五千許之給事中安金等言延甯甘陝兵可十萬素稱雄勁何必復出禁軍調度往返動以旬月又遠赴數千里外遲回道路而寇已過河矣況三

屯營山海關兵馬俱以應援薊州密邇京師備亦未可輕撤詔已有處分不納　壬寅起前總制江西左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時府江賊王公珣等爲亂廷議起金討之故有是命　冬十月庚申兵部尚書王瓊奏首級論功乃嬴秦之弊政行之邊方猶未爲害未有內盜竊發而行首功之令者也頃年盜起部臣謬建此議差官紀功但憑耳記致使官軍惟貪首功無志滅賊如江西四川等處妄殺平民何止千萬官日濫陞賊復彌熾皆是故也向使下令領軍官有能勦滅劇賊者不吝陞賞惟不許開報首功則豈有今日之弊哉從

之遂革前議　甲子以水災免南直隸長洲常熟嘉定及蘇州衛秋糧　丙寅浙民日者曹祖告其子鼎爲建昌侯張延齡家奴與延齡謀不軌狀擊登聞鼓上訴詔下之獄將集廷臣鞫之祖忽仰藥死時上頗疑延齡復命刑部鞫詰祖死狀而獄無左證事遂寢然自是上亦疎鶴齡兄弟遂罷朝參【攷異】事見明史外戚傳證之實錄言壽甯侯鶴齡兄弟蓋延齡實主之也明史又言延齡後爲指揮司聰所訐並及祖前所首事是前後皆延齡一人事而祖之死核之延齡後殺司聰焚其尸則祖死亦必延齡爲之特廷臣畏勢不敢窮詰耳今仍据明史本傳　是月擢河南布政使孫燧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初甯王宸濠有逆謀巡撫王哲死董傑代之僅八月亦死自是任

漢俞諫皆歲餘罷歸燧以廷臣薦代之聞命嘆曰是當死生以之矣遣妻子還鄉獨攜二僮行考異王哲巡視江西見前然据本傳似哲實爲巡撫而任漢董傑代之若考其時事則哲與漢同在江西並非漢代傑哲也今据本傳書之俟考

十一月甲辰福建巡按御史毛伯溫劾奏大理寺卿陳珂先任福建布政贓跡昭著今儼在九卿之列乞即罷黜或令自陳以爲牟利者戒不許　丙午以水災免浙江杭州府八縣湖州府六縣台州府一縣夏稅

己酉命司設監太監劉允往烏思藏賫送番貢等物時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上人謂之活佛上欣然欲一見之命查永宣間侯顯入番故事遣允乘傳往迎閣

臣梁儲等言祖宗朝雖嘗遣使西番葢因天下初定藉以化導愚胡填撫荒服非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止因其來貢厚加賞賚未嘗輕辱命使遠涉其地今忽遣近侍往送幢幡朝野聞之莫不駭愕而允奏乞鹽引至數萬動發快馬船至百艘又許其便宜處置錢物勢必携帶私鹽騷擾郵傳爲官民患今蜀中大盜初平創夷未起在官已無餘積必至科斂軍民鋌而走險盜將復發况自天全六番出境涉數萬之程道塗絶無郵置人馬安從供頓脫中途遇寇何以禦之虧中國之體納外番之侮無一可者所齎敕書臣等未敢撰擬上不

聽禮部尚書毛紀都給事中葉相御史周倫徐文華等並切諫亦不聽允行以珠琲爲寶幡黃金爲供具賜其僧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鉅萬計敕允往還以十年爲期所攜茶鹽以數千萬計允至臨淄漕艘爲之阻截總督漕運叢蘭往謁不見索舟五百餘艘役夫萬餘人蘭馳疏極陳其害不報比入峽江舟大難進益以艕艭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錦官驛不足取旁近數十驛供之又治入番器物估值二十萬守臣力爭減至十三萬工人雜造夜以繼日居歲餘始牽千戸十人甲士千人以行越兩月入其地番僧

虢儕于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人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耳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馬疾走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則上已能馭上賓矣攷[illegible]三編書于十月今據實錄系之是月己酉日並終言之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是日以明年南郊大祀省牲禮部請移之次日因言視牲乃郊祀之始日食乃天變之徵今大禮將舉忽遘此變上天示戒亦昭然矣伏望順承天意益加敬畏自茲以往凡郊社有事起居必以其道出入必以其時一遵祖宗典訓而慎行之至于朝賀燕享莫不然

則天心感格災變不足弭矣不納　浙江布政使方良永乞致仕是時錢甯鬻鈔于浙鈔敝價重皆抑配于民良永上疏言浙省近年兵荒相繼食且不給豈有羸餘買此無用之物若借公帑以奉私征臣又不能請詰責罷之疏入甯大怒欲中以危法或說之曰彼豈畏罪害之適成其名耳甯乃止密召所遣人還良永待罪久之乃以母老身病再疏懇辭許之　丙辰下甯波知府翟唐于獄先是浙江市舶太監崔瑤藉貢物擾民爲唐所裁抑奸民附瑤爲惡唐執而笞之尋病死瑤奏唐阻格貢獻笞殺所遣人上怒逮下鎮撫司拷治巡按御史趙

蒋等交章救之給事中范洵亦言唐被逮日軍民遮道涕泣請宥令還任不納上方寵任宦寺勢甚恣中外官與抗者為所誣陷輙得罪時太監在邊者凡四人瑶主市舶王堂為鎮守晁進督織造張玉管營造爪牙四出民不聊生僉事韓邦奇疏請禁止堂亦奏邦奇阻格下獄有工部主事王爕出轄徐沛牐河織造中官史宣過其地索輓夫千人沛縣知縣胡守約給其半宣怒自至縣捕吏爕劾守約與抗宣奏于朝逮繫獄御史張經出按宣府發鎮守太監于喜貪肆狀為喜所訐同時又有主事王瑞之及御史施儒等皆入中官譖先後逮治于

是給事中徐文溥言朝廷刑威所及乃在奄寺一言旗校絡驛于道途搢紳駢首于狴犴遠近震駭上下屏氣向一瑾亂政于丙今數瑾縱橫于外乞治瑞等誣罔罪上終不省文溥遂引疾去于是唐邦奇等或謫外或罷爲民邦奇員外郎邦靖兄也（考異三編系下翟唐獄于是月因彙記中官搆邦奇等諸人事證之實錄唐下獄在是月丙辰而中官所搆諸人皆兩年前後鬬事今彙連記之並據明史文溥傳中補入王瑞之施儒二人）

戊午甯王宸濠奏淮王祐棨過失並請逮淮府官校濠不俟命輒捕其長史莊典箠擊之死獄中詔遣官勘問皆如濠指乃逮淮府官校坐謫戍邊衛者二十八人仍敕諭淮王戒飭之初淮王先世有古琴

名天風環珮其音殊絶宸濠謀之不得遂搆此隙時濠久蓄異志以饒郡湖地沃衍陰懷吞噬心王畏其威訖不敢奏辨也　己卯以旱災免廬鳳淮揚四府及徐州被災秋糧　是冬北部領布勒自洮岷入犯松潘衛番人磨讓六少等乘機作亂爲之鄉導西土大震巡撫都御史馬昊招土番爲間發兵捕擊之千戸張倫等夜率熟番禽磨讓六少領布勒遁去昊以松潘地險阻番人往往邀刦饋運乃督參將張傑等修築墻栅自三舍堡至風洞關凡五十里賜敕褒之

攷異 據實録系之十二月丙長盖据馬昊報捷之月日也其叙寇入松潘系以初字核以九月領布勒寇洮岷則入松潘在十月以後也今統系之是年冬下

以冬無雪遣定國公徐光祚禮部尚書毛紀等祭告
天地社稷及山川城隍之神
十一年春正月戊子浙江道御史程啓充上言自古帝
王莫不勤惕匪懈所以畏天命收人心勵臣工威中外
者也近者正旦令節文武百官四夷入覲待漏入賀迄
酉而禮始成及散朝則夜已久矣枵腹之衆犇趨赴家
前仆後蹎互相蹂踐有將軍趙朗者竟死禁門其它臣
僚以下失簪笏毁冠裳至相慰以得生爲幸而午門左
右吏覓其官子呼其父僕求其主喧如市衢聲徹庭陛
萬一變起倉卒何以禦之卽今郊祀在卽伏願昧爽而

起勤于視朝屛弃游宴則與古帝王一道矣疏入不報

乙未大祀南郊先是大學士梁儲等請以是日子時詣大祀殿行禮從之越日給事中潘塤言頃者大祀天地鳳駕出郊行禮有度須寔以時臣工頌于朝軍民歌于市莫不曰聖德維新太平有象矣臣願陛下思今日所以動人心之歡即知前日所以拂人心之望日之出爲朝朝則志氣淸明君子聽政時也日之入爲夜夜則精神收斂君子宴息時也故古先聖王驗出入之景制寢興之節而或倒晝作夜者詩人刺之邇來視朝漸稀每朝必晏羣臣因而偷安或過朝不入或入朝不早暄

呼蹂踐甚者元旦之賀蹂死力士而使外藩蠻使見之不惟傳笑亦且生侮此非細故也至于經筵不舉廟祀不親游畋于離宮役志于羣小輔臣不得言近臣不肯言羣臣不敢言所以任情逸豫至于此也誠願自今伊始早朝聽政率循舊規廟祀必躬經筵必舉任一時之勞貽四海之安則斯勞也祇其所以爲樂歟昔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故臺池鳥獸之樂得以享之陛下欲享其樂當自勤政始疏入不報　庚子給事中徐文溥等言儲貳者天下大本國家治亂所攸繫也陛下龍飛以來蠡斯未衍爲臣子者咸懷隱憂竊惟漢文

帝即位二一年羣臣請豫建太子唐憲宗立四年而李絳請宋眞宗改元五年而田錫請仁宗未及十載預育宗室宮中高宗甫二十四擇立藝祖之後此數君者未嘗以蚤爲忤誠明哲知大計也陛下改元踰四君之期春秋越高宗之歲豈宜復有待耶竊願援前代故事擇宗親育之禁近俾中外知聖心所屬杜絕覬覦實爲萬世至計疏入不報未幾大學士梁儲復力言之亦不報

二月甲寅給事中潘塤言邇聞西安門外積慶鳴玉二坊居民譁傳以爲朝廷有所興作或云欲添設教場或云欲創造私第今京師軍民房屋皆吞幷于勢家一坊

託帝居以爲固且猶不免此必左右近幸時出新奇可
喜之事以蠱聖心非陛下本意請諭坊民以安其心時
四鎭軍操練毀二坊民居造皇店酒肆建義子府故塡
言之御史熊相曹雷亦以爲言皆不報　戊午遣刑部
郎中留志淑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審錄罪囚舊制審錄
官率五年一遣以正德五年盜起暫免至是以御史周
倫言刑部請如舊例從之　庚申召巡撫江西右都御
史俞諫還先是寧王宸濠以諫不附已諷所厚御史張
鰲山首劾之遂有是命諫尋乞致仕許之　壬申傳旨
以太監張忠都督許泰分領東西兩官廳都督江彬兼

領之上又別領羣奄善騎射者爲一營號中軍晨夕馳逐甲光照徹宮苑呼噪聲達九門上時臨閱謂之過錦言望之如錦也諸軍悉衣黃罩甲中外仿之雖金緋盛服亦必加此于上下至市井細民亦皆披之泰等更于遮陽帽上飄旋染天鵞翎以爲貴飾貴者飄三翎次二翎時兵部王瓊得賜一翎冠以下教場自謂殊遇時論鄙之攷異東西兩官廳設于八年初以江彬許泰分領至是東官廳易以張忠改命江彬兼領也今据實錄分書之

戊寅巡按直隸御史屠僑言近奉旨令居庸關太監李嵩等禽致虎豹生者臣惟虎豹非一人之力所能致必廣集徒衆而後可得今邊關烽火方急顧乃撤

防守諸兵盡赴山澤捕虎豹邪且居庸東北陵寢在焉今爲捕虎豹震驚陵寢尤非所宜乞寢前命不報　三月壬午內旨授馬昂爲右都督昂初爲延綏總兵官以奸貪驕橫劾罷有女弟善歌能騎射嫁指揮畢春有娠昂因江彬奪歸進于上召入豹房大寵遂陞昂職其弟炅杲竝賜蟒衣大璫皆呼之爲舅賜第太平倉東熏灼動京師都給事中呂經等言陛下果爲皇儲之圖自宜傳選世族以備嬪御奈何溺卑汚以自褻且聞昂及其子弟出入宮禁肆無忌憚又樹立徒黨以爲羽翼小人之情無猒失今不治後悔何及伏望將昂顯示誅戮竝

斥所入孕婦以息人言御史徐文華張淮等亦以爲言
文華言中人之家尚恥再醮之婦以萬乘之尊而顧爲
此反之于心則未安宣之于口則不順傳之于天下後
世則可醜爲陛下進此者其罪可族若謂其多技能而
甚宜子陛下悅彼甘言已婚未婚有娠無娠皆不及計
萬一防杜未周不幸而有李園之徒抵隙以進豈細故
哉望早賜誅遣以絕禍源皆不報越數日都給事中石
天柱復上疏曰臣等議出孕婦未嘗進止竊疑陛下之
意將遂立爲已子歟秦以呂易嬴而嬴亡晉以牛易馬
而馬滅彼二君者特出不知致墮奸計謂陛下亦爲之

邪天位至尊神明之胄尚不易負荷而況么麽之子藉
使以陛下威力成于一時異日諸王宗室肯坐視祖宗
基業與它人乎內外大臣肯俛首立于其朝乎望亟遣
出以清宮禁消天下謗卒不報上數從數騎過昂飲一
日酒酣召昂妾昂以妾病辭上怒而起昂懼復結太監
張忠進其妾杜氏遂傳陞昊都指揮暴儀眞守備昂喜
過望又進美女四人謝恩然馬氏寵後亦漸衰　庚寅
巡按直隸御史盧雍言近日軍民人等相傳謂朝廷欲
于宣府蓋造行宮惟宣府北鄰虜寇風土氣候與內地
不同人君一身爲宗廟社稷主豈有輕于臨幸之理而

小民無知互相煽惑以爲萬一營建規制必廣民居必被拆毁土木之役又將取給其何以堪請榜諭明示以杜民疑不報時江彬寵倖數導上遠遊因言宣府樂工多美婦人且可觀邊釁踰年而遂有宣府之幸攷異爲上幸宣府張本證之雍言則是年已建行宮矣今據實錄年月增

夏四月丁巳以久旱命定國公徐光祚等禱雨祭告天地宗廟社稷時大學士梁儲等以災異請策免得旨慰留

丙寅賜甯王宸濠所建書院曰陽春從其請也濠久蓄異志厚賂中人凡所奏請朝入夕允又假文墨以誘致賓客而奏章上請乃以河間東平自擬云

先是以旱災禮部奏請修省

報曰上天示戒災異頻仍事關朕躬者已知之中外官其同加修省以回天意癸酉給事中徐文溥上言陛下頃因災異下令修省謂事關朕躬者皆已知之臣惟茲一念之誠足以事上帝迓天休矣雖然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陛下誠能經筵講學早朝勤政布寬恤以安人心躬獻享以重宗廟孝養慈闈敬事蒼昊舍豹房而居大內遠嬖倖而近儒臣禁中不爲貿易皇店不以罔利還邊兵于故伍斥番僧于外寺毋昵俳優盡屏義子馬氏已醮之女弗留于後宮馬昂臬覦之族盡奪其兵柄停諸路之織造罷不急之土木汰倉局門戶之內官禁水

陸舟車之供奉出留中奏牘以達下情省傳奉冗員以愼名器則陛下所謂朕躬者非徒知之且一一行之而不轉禍爲福者未之有也疏入報聞攷異此据實錄在是年四月大旱之時其言事關朕躬者皆已知之卽先期敕廷臣修省一詔中語惟明史文溥傳特書十年四月誤也旱災在十一年而事關朕躬之語文溥叙入疏中其非十年之四月明矣且傳書文溥上疏之下復叙其論救翟唐等五人而系以初字蓋論救唐等在十年十二月奏災異在是年四月傳中系以初字本不誤疑上文十年下漏去一字耳今刊正

戊寅振河南饑發銀五萬兩竝移開封府東南州縣及南陽汝寧等處倉粟振之從巡撫副都御史李充嗣請也攷異明史稿書于四月戊寅据實錄也惟實錄又複書于五月癸未發銀三萬兩與前異今据四月日分

是月科道官周金錢如京等論奏織造太

監史宣崔瑤及差往烏斯藏太監劉允皆宜召還所乞鹽課悉令停止戶部覆奏請如金等言不納　五月甲申南京六科給事中殷雲霄等十三道御史范輅等復請誅馬昂並斥昂妹于外語皆切直不報　已丑振陝西饑　庚寅土爾番歸哈密城初彭澤遣舍音和珊即寫亦虎仙賂莽蘇爾即滿速兒舍音和珊者素桀黠雖爲哈密臣居肅州而陰通莽蘇爾爲之耳目據城取印皆其謀主而澤不知也澤還巴雅濟即拜牙即遂不得返其據城之和卓塔實鼎即火者他只丁亦不肯退復邀重賞始還城印而巴雅濟留如故至是巡撫都御史李昆上言得莽蘇爾牒

言巴爾濟不可復立即還哈密人心已失難保無變乞下廷臣議仍求安定王後裔立之如必欲仍取巴雅濟亦乞降敕宣諭莽蘇爾竝塔寶鼎仍乞厚賜繒帛以懷遠人事下兵部集議以經略西番已踰三年而巴雅濟迄無還期宜絶其貢使以兵威之惟今城印已歸宜從昆請賚而撫之如其不從則閉關嚴兵以為之備詔如議攷異云此據明史本紀年月證之實錄同明史哈密傳系彭澤還于十一年土爾番還城印于十二年皆誤差一年也澤還在十年閏四月還城印在十一年五月實錄及明本紀皆有月日干支可據且彭澤經理哈密在九年至十一年正三年與兵部覆奏語合今從實錄

甲辰錄自宮男子三千四百六十人充海戶月給米人三斗時有無票帖不錄

者尚數千人復扣禮部門求錄用令逐歸原籍再至京奏擾者罪之然卒不能禁也　是月致仕兵部尚書劉大夏卒大夏旣歸以在孝宗朝裁抑中官權貴嗛之不已御史王相廣東布政吳廷舉請復廩隸輒爲用事者所持不許大夏家居教子孫力田謀食稍贏散之故舊宗族預自爲壙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下也嘗言居官以正已爲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卽一日憂責未釋及是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初大夏被劉瑾陷逮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錢跨小驢就道赦歸有門下生爲巡撫者枉百

里謁之道遇扶挈者問孰爲尚書家引之登堂卽大夏
也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
曰吾國聞劉東山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劉尚書戍邊
今安否其爲外國所重如此攷異云憲章錄載劉大夏卒于正德六年弇州史乘攷誤辨之謂大夏以五年自甘肅赦還十二年始卒證之明史本傳實十一年五月據實錄也實錄系之是月庚戌然亦據奏至之月日耳今系之五月之末　六月甲寅太白晝見凡六日
丁巳遣尚衣太監浦智往蘇杭等處織造紗羅紵絲
一萬六千七百餘疋工部以其地連歲兵荒乞裁減其
數或十年五運以紓民力不從　戊午宣府大雨時游
擊將軍靳英遣兵三千禦寇于龍門行至漫嶺逃東山

山水暴漲官軍溺死者七十餘人　乙丑六科給事中呂經十三道御史程昌等皆疏論山西左布政倪天民右布政陳逵右參議孫清登州知府張龍爲天下四害且言登州之金滿蠶襄陵之酒盈載潞州之紬嘉興之絹杼軸一空蓋皆取之于窮民散之于豪貴故劾疏日上而不報往年方面官一被舉劾則朝廷不能容大臣不能庇而在已亦自知無所容以得全歸爲幸未有排之甚力而居之益安如四臣者誠不知其果何所恃邪朝廷留之則爲容姦長亂大臣庇之則爲害正黨惡使其依社憑城壞天下非小也詔下吏部時四害中淸樂

工臧賢庇之龍錢甯庇之天民莛或以爲楊一清庇之
故疏中大臣之語蓋有所指云　戊辰南京六科給事
中孫懋等言臣等累有論建皆留中不報不審果經聖
覽以爲不急而姑置之邪抑左右壅蔽未之達邪夫明
目達聰堯舜所以成聖治偏聽獨任秦隋所以致敗亡
伏願以堯舜爲法以秦隋爲鑒不報　秋七月甲申塡
守太監黎鑑奏東嶽泰山有碧霞元君祠請收香錢爲
修繕費許之工科給事中石天柱言祀典惟東嶽泰山
之神無所謂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禮可更崇重之乎疏
入下所司知之　己丑河南巡撫李充嗣奏近時塡守

太監進貢有古銅器窯變盃黃鷹角鷹錦雞獵犬羔羊皮之類皆假名科斂自爲取財計此外又有拜見銀須知銀圖本銀稅課司銀及椿草馬價甲夫河夫等銀動以數十萬計而左右隨從買馬賣布賣紙鈔鋪陳又沿塗抽索客貨其弊甚多乞行禁止以甦民困詔進貢如舊但不許下人科取河南自太監廖堂附逆瑾勢假以進貢無名之徵百出其後繼之者率以爲常卒不能禁

甲午免山東等府濟南等衛所旱災稅糧　乙未小王子犯薊州白羊口命太監張忠監督軍務左都督劉暉充總兵官率東西官廳軍禦之　丙午命工部右侍

郎趙璜於順天等三府左侍郎俞琳於保定等五府整飭邊備皆兼僉都御史時北寇近邊京師戒嚴防其深入也　是月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初劉瑾等壞政時閣臣劉健謝遷皆罷而東陽獨留以是爲清議所持累疏乞骸骨晚始許之然當瑾勢日張衣冠之禍未知底止東陽潛移默奪保全善類蓋不爲無功云爲文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隸書碑版篇翰流播四裔罷政家居求詩文書篆者塡塞戸限頗資以給至是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攷異東陽以戍籍居京師故憲章錄言其病劇楊一淸梁儲靳貴就問之一淸等知其不起慰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公如不諱請以謚公東陽倘榻頓

首遂卒皇明通紀又易其詞謂東陽頗以謹爲憂此皆野史之傳聞也一淸等問疾此必有之事而至于許其請諡文正恐出淸議之口以其依違劉瑾不應得此美諡故託爲貢要之說耳今不取又按三編於諸名臣卒皆書其年月獨東陽不書示貶也

八月辛亥命左都御史彭澤提督京營兵防邊考異明史本紀命彭澤朱輔同系之八月丁巳證之實錄則命澤在辛亥命輔在丁巳本紀蓋牽連並記耳又按實錄及明史澤傳言廷議初以許泰將兵澤總制東西兩邊軍務及部下罷泰不遣又不命澤總制澤言文臣不任鋒鏑王瓊乃奏遣朱輔云云據此則遣澤在前遣輔在後今據實錄分書之

時小王子分道入寇總兵潘浩敗績于賈家灣裨將朱春王唐死之張永等遇于老營坡被創走居庸敵遂犯宣府凡攻破城堡二十殺掠人畜數萬宣府告急故有是命　癸丑以旱災免順天永平保定河間四府及陝

西西安府所屬州縣山西大同州縣衛所夏税　丁巳命成國公朱輔充總兵官偕彭澤行先是廷議以許泰領兵澤總制東西邊軍務及詔下罷泰不遣又不命澤總制但令提督兩遊擊金輔陳珣兵六千人以行至是澤言臣文臣摧鋒陷陣不能獨任請仍遣許泰同行如泰别有差委乞推名望素著之將官一人統領官軍兵部王瓊始議遣輔從之復命給事中俞泰汪元錫隨軍紀功　庚申振宛平縣民被寇者人米二石　甲子大學士楊一清致仕初一清入閣張永方得罪罷而錢寧用事寧故善一清有搆之者因蓄怨會一清因災異自

劾極陳時政有狂言惑聖聰匹夫搖國是禁廷褻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籬之託語譏切近侍上弗省甯與江彬輩聞之大怒使優人于上前爲蜚語刺譏一清甯又嗾武學生朱大周訐一清前任吏部考察不公吏部駁大周誣罔大周復上書醜詆一清吏部以其撓銓制傷國體乞下法司究治甯從中主之詰責吏部互相掩飾令陳狀戶科都給事中周金等上疏曰考察內外官皆吏部會同都察院奉命舉行此累朝故事也問刑條例備載考察被劾之人不得挾怨摭拾大周前後具奏瀆亂宸聰開羣枉之門闢僥倖之路迹其肆言無忌必有主

使之人舞亂國經未有若是之甚者請嚴鞫大罰以爲將來之戒御史陳軾亦以爲言皆不聽一清乃力請骸骨歸　戊辰擢南京鴻臚寺卿王守仁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初南贛之賊爲陳金俞諫先後討之稍戢不數年復嘯聚爲亂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浰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于是江西福建廣東湖廣之交千餘里皆亂前巡撫文森託疾求去尚書王瓊劾罷之薦守仁才遂有是命

[考異]明史王守仁傳系之是年八月證之實錄則是月戊辰也年譜系之九月時文成在南京據其奉旨

之日又記其十月歸省明年正月始至贛州諸書皆據之而紀事本末書于十月尤誤也今據實錄及明史本傳

南京地震湖廣武昌府亦同日震〔攷異〕三編書云是月十九日也

實錄是月

庚戌朔　丁丑以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冕清謹有器識雅負時望至是以一清去代之

是月寇犯清河鹻場地方官軍陣亾及傷者五十餘人詔逮問分守都指揮王宣守堡指揮趙鐸等　九月癸未寇犯龍門所官軍失利陣亾三十人詔撫按逮治守墩百戸張鎮領軍千戸王隆等及守備參將並分守太監張鳳等　庚寅以旱災免陝西鞏昌等府衛州縣及山東濟南府州縣稅糧之半　辛丑巡撫江西都御

史孫燧奏上猶盜謝志山合廣東樂昌盜高快馬等千七百餘人掠大庾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玭戰死兵士陣亡者五十人詔燧會南贛巡撫王守仁調兵進勦

丙午改南京祭酒魯鐸爲國子監祭酒鐸自司業累擢南祭酒戍均教士務爲切實不專章句士有假歸廢學者訓飭之悔過乃已初鐸爲司業與祭酒趙永皆大學士李東陽門生也東陽生日兩人相約以二帕爲壽比撿笥亡有徐曰鄉有饋乾魚者盍以此往詢諸庖食過半矣以其餘詣東陽東陽喜爲烹魚置酒留二人飲極歡乃去

是月土爾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初哈密都

督舍音和珊與莽蘇爾通已忽有隙莽蘇爾欲殺之大懼求和于和卓塔賓鼎爲之解許賂幣千五百匹期至肅州界之且陷之入寇曰肅州可得也莽蘇爾喜令其猾瑪哈穆特（舊作馬黑木）等俱隨入貢以覘虛實且徵賂時巡撫李昆慮它變羈其使甘州而驅舍音和珊出關和珊懼兆去和卓塔賓鼎有弟曰和卓徹扎爾（舊作火者撒兒）亦充貢使偕來爲所羈塔賓鼎聞之怒遂復奪哈密城請莽蘇爾移居之分兵據沙州擁萬騎寇嘉峪關游擊芮甯與參將蔣存禮都指揮王琮各統兵往禦甯以七百人先遇寇寇悉衆圍甯而分兵綴諸將甯援絕

死焉一軍盡没遂薄肅州城副使陳九疇固守先絕其内應下令吾和珊于獄寇知事泄慮援兵至大掠而去初彭澤之賂土爾番也九疇晉曰彭公受天子命制邊閫不能身當利害何但模稜爲乃繕營壘練卒伍常若臨大敵者至是果邦之

【考異】明史本紀系土爾番復據哈密于是月無日實錄書于明年之正月盡撫奏報之月日而所叙撫哈密攻肅州事明皆在前一年故諸書皆系之是年九月明史哈密傳言十二年正月羽書聞則奏報之至在明年正月而命彭澤總制恰在二月今分書之

改禮部尚書毛紀掌詹事府進禮部侍郎李遜學代之

冬十月己酉朔享太廟遣駙馬都尉游泰代行禮

甲寅免直隸順天等四府南直隸池州府六縣河南開封等五府

陳州鄢陵等二十四州縣福建泉州等三府州縣被災稅糧　己未下監察御史徐文華于獄文華爲御史好建白人多憾之至是因議禮論祧廟及祔食之失下禮部議謂孝宗當日敕下廷臣議擬裁定一遵成憲傳之萬世而不可易者臣等未敢別議詔以文華出位妄言尋黜爲民　十一月甲申免湖廣武昌漢陽等八府沔陽安陸二州及山西太原平陽二府澤潞二州被災州縣稅糧〔攷異〕明史本紀書是月甲申免湖廣被災稅糧證之實錄兼有山西二府二州今據增

壬辰六科都給事中葉相等言邇來月不數朝朝或入晏今冬至正旦令節在邇天下諸司官朝覲及宗藩四

齋皆入賀朝廷舉動四方儀法不可不慎伏望夙興視朝以示法天下十三道御史居僑等亦言近日免朝日多視朝日少諸司百辟惟知有左順門之趨候而已伏望罷順門之傳旨復奏事之舊規皆不報　十二月丁未朔上以明年南郊視牲是日車駕暮出比還宮已夜分邊軍馳騎擁門扈從羣臣爲其蹂踐幾不得入　己巳振河間水災　乙亥免南直隸鳳陽淮安揚州三府及徐州所屬州縣被災稅糧　是冬小王子以二萬騎分掠偏頭關諸處協守延綏副總兵安國偕游擊杭雄禦之敗之岢嵐州斬首八十餘級獲馬千餘匹寇遂遁

先是白羊口之役張忠劉暉等統京軍至寇已飽掠去
忠暉恥無功紀功御史劉澄甫攘國等功歸之大行遷
賞忠等悉增祿予世蔭國僅以署都督僉事實授甯夏
總兵官意不平乃具疏力辭爲部卒重傷者乞叙錄兵
部始議進都督同知當是時佞幸擅朝債帥風大熾獨
國以材武致大將克盡其職在鎮四年卒　是歲安南
社堂燒香官陳暠與其二子昺昇作亂弒其主黎賙而
自立詭言前王陳氏後仍稱大虞帝改元應天貶賙爲
靈隱王賙臣都力士莫登庸初附暠後與黎氏大臣阮
宏裕等起兵討之暠敗走獲昺及其黨陳璲等暠與昇

蒋諒山道據長甯太原清節三府自保登庸乃共立朙
兄灝之子譓以登庸有功封武川伯自是登庸遂專國
政[攷異]事見安南傳書于是年年憲章錄
系之是年四月今据書于是年之末

明通鑑卷四十七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四十七起彊圉赤奮若盡著雍攝提格凡二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十二年春正月戊寅召內閣府部大臣及科道官傳旨十三日郊祀畢駕幸南海子觀獵于是大學士梁儲等上疏曰朝廷至大至重之事無有過于郊祀者今祀禮未舉而先有意于遊獵則精誠已分矣祖宗百五十餘年來未聞有此舉動況塵埃草野之中車馬叢雜等威不辨警蹕不嚴萬一可虞之事或有出于意料之

所不及者則臣等雖萬死不足以贖誤國負君之罪矣尋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大理等衙門及成國公朱輔等皆以爲言不省考異明史本紀正月己丑祀南郊遂獵于南海子三編則于目中書戊寅召百官至左順門明告以己丑郊畢將幸南海子盖據實錄也武宗盖慮廷時諸大臣之諫阻而先傳旨明告可謂不畏天怒不恤人言官等之諫亦何益哉

己丑大祀南郊禮畢遂獵于南海子文武諸臣追從之上方縱獵門閉不得入日晡傳旨令諸臣先還候于承天門夜中駕始入御奉天殿羣臣行慶成禮明日以所獵禽獸分賜府部翰林五品以上及科道官初上時出微行猶諱之自是特宣諭外廷無敢力爭者旬日間再獵南海子西北巡邊之行自

此始矣　壬寅甘肅守臣以土爾番侵肅州狀上聞並言先後入貢番使宜隨所在羈之而巡按御史王光亦劾諸將失律罪請遣文武大臣有才畧者往經畧之

考異實錄書土爾番事于是月壬寅據奏報之日而明史稱逐拐之後修明史改入于十一年九月蓋參核彭澤傳土爾番之後復議哈密乃十一年事惟哈密傳于十一年五月下書彭澤上言土爾番劾順請賜臣骸骨歸里下文言明年五月甘肅巡撫李昆上言拜蘇爾謂巴爾濟不可復立如必欲其復國請敕諭拜蘇爾兄弟云云按此即十一年五月事故實錄系之五月庚寅其下非十一年之明年可證也且上文既云十一年五月下文又言十二年正月不應中間複出明年五月四字今詳加參核彭澤召還在十年傳中叙九年彭澤經畧事下當書十年五月因轉寫衍一字如此則澤請賜骸骨在十年而下文所謂明年五月者正十一年之五月與本紀及彭澤傳悉脗合而上下文義亦一氣貫注矣今記土爾番事年月悉參實錄本紀書之並附刊土爾番傳

之誤于此　是月王守仁行抵贛州開府郡中選民兵行十家牌法其法仿保甲行之又以連年調狼兵土軍勤經歲月糜費逾萬有損無益乃集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四省之兵選其驍勇者每省或五六百人或四五百人分隊統帶責之分守兵備官時左右多賊耳目守仁乃呼老黠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貰其罪令詗賊賊動靜無弗知于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之賊　二月庚戌命左都御史彭澤提督陝西等處三邊軍務塡守甯夏右都督郤永充總兵官太監張永監軍　增設陝西織造中官給事中任忠言陝西地瘠旱寒民多穴

居衣皮餔飱無它生計況沿邊郡縣屢遭寇掠耕牧曠廢其腹裏不被兵者又以調集士馬轉運芻糧亦皆疲敝㷀麥槁于春夏苗稼盡于雪霜逃竄流移十室而九近聞復遣太監往監織造費輒數萬催督峻急民不堪命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攫臣不勝意外之虞民或啄以攫也疏入不報　己未免陜西鞏昌府秦隴等被災州縣去年稅糧　三月己丑免大同府所屬州縣被災稅糧　癸巳賜舒芬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芬進賢人是日上微行騎出北安門軍士從者纔數人至順天府大街而還比夜始傳制　戊戌陜西塡巡官復以織造爲

言請將兩淮浙江四川河東鹽課充陝西織造之用從之　夏四月壬子靳貴致仕貴在閣三年無所建白初貴主辛未會試以家人通賄鬻題為言官所劾是科復主會試人言藉藉給事中王俊民復劾之貴始乞休仍賜敕給廩隸如例　丙辰甘肅副總兵鄭廉及哈密都督阿爾保喇（見前即奄克孛剌）等敗土爾番于瓜州斬獲七十九級乃遁去又與衛拉特（即瓦剌）相攻力不敵移書求欵巡撫李昆以聞且請罷兵于是彭澤張永等皆止不遣總兵郤永已先發命暫駐甘州近地俟事甯乃還　是月毀積慶鳴玉二坊民居給事中石天柱等疏請停止

不省　五月丙子以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代靳貴也紀以屢諫有名望同列皆倚重之　戊寅甯府典寶副閻順典膳正陳宣等潛走京師告甯王所親信典寶正涂欽與致仕都御史李士實都指揮葛江等謀不軌乞敕法司勘治有旨執付錦衣衛獄已王亦奏順等背義私逃杖之五十　發孝陵衛種蔬時內外權貴皆受宸濠賂雖上變勿問　癸未上微行至石經山湯峪山玉泉亭數日乃還石經山宋甯所營建也窮極壯麗至是邀上幸之　乙未都御史彭澤以衰病乞休許之馳驛給夫廩如制六科給事中黃鍾十三道御

史潘倣等交章請留而爲兵部尚書王瓊所尼不報初瓊與澤以廷推有隙而澤嘗使泗陵瓊復時時詆罵錢甯甯聞大怒遂與瓊偵澤事欲共傾之會音和珊之繫獄也其黨賓巴伊克舊作失拜烟荅被捶死及事平械和珊至京下獄賓巴伊克子旋以入貢至京探知王瓊欲傾澤遂訟父寃法司行甘肅訊報瓊欲因此興大獄奏遣科道二人往勘　是月巡撫南贛王守仁討大帽山賊平之時賊首詹師富等據長富村爲巢守仁督副使胡璉等破之逼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擣之連破四十餘寨俘

斬七千有奇遂禽師富散其脅從者四千餘人事見明史攷異

守仁本傳然系之是年正月似誤也文成以正月至贛州調兵團練一切部署必無是月遽平劇賊故憲章錄紀事本末皆系之五月而證之實錄六月丙辰始以捷聞則五月破大帽山賊可證也若其年譜謂是年二月平漳寇四月班師駐軍上杭則正與明史本傳合蓋平漳寇後移師上杭故討詹師富等即在是時本傳正字疑係五字之誤也

六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乙卯命安遠侯柳文防守古北口署都指揮趙承序防守白羊口華勛防守黃花口以諜報寇在宣府沿邊駐牧也　是月禮部尚書李遜學改管誥敕以吏部侍郎毛澄代之王瓊遷左都御史代彭澤也以刑部侍郎張綸爲右都御史

秋七月乙亥朔享太廟遣會昌侯孫銘代行禮　陞

山東按察僉事許逵為江西副使逵以屢破劇賊威名大著擢授是職會宸濠方謀逆其黨橫甚逵至以法痛繩之語巡撫孫燧曰甯王敢為暴者恃權臣也權臣左右之者貪重賄也重賄出于盜藪今惟剪盜則賄息賄息則黨孤燧深然之　丙戌下大理寺評事沈光大及司務林華于錦衣衛獄時有廠衛校卒喧爭三法司道上華出不避因杖之校卒仍不遜光大復杖而囚之錢甯遂奏校乃執駕人役二人擅辱之有旨俱下獄拷訊且令法司從重擬罪法司議降調內旨黜光大為民華調外時廠衛聲勢赫奕校卒至各部白事呼卿佐為老

尋長卿佐亦降顏禮遇之皆錢甯江彬等奧援也　庚寅命巡撫南贛僉都御史王守仁提督軍務先是江西盜蠭起守仁至稍稍平之因奏盜賊日滋由于招撫之太濫招撫太濫由于兵力之不足兵力不足由于賞罰之不行乞假以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兵部王瓊議請許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甲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陣陣有偏將二陣爲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于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于是乃議討大庾之賊　是月上納江彬言將幸宣府巡視居

庸關御史張欽上疏曰比者人言紛紛謂車駕欲度居庸遠遊邊塞臣謂陛下非漫遊欲親征北寇也不知北寇猖獗但可遣將徂征豈宜親勞萬乘英宗不聽大臣言六師遠駕遂成己巳之變匹夫猶不自輕奈何以宗社之身蹈不測之險今內無親王監國又無太子臨朝國家多事甘肅有土番之患江右有華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艱巴蜀有采辦之困京畿諸郡夏麥少收秋潦爲沴而陛下不虞禍變欲縱轡長驅觀兵絕塞臣竊危之已閣廷臣切諫皆不納復疏言臣愚以爲乘輿不可出者有三人心搖動供億浩繁一也遠涉險阻兩宮懸

念二也北寇方張難與之角三也臣職居言路奉詔巡關分當効死不敢愛死以負陛下疏入不報[考異]欽諫幸宣府事見明史本傳特書于是年之七月蓋欲諫止上行非臨時奏也諸書皆系之帝幸宣府之八月今据實錄書之爲下幸宣府張本

八月甲辰朔上微服如昌平乙巳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追及于沙河上疏請還不納己酉至居庸關將傳報出關甚急巡關御史張欽命指揮孫璽閉關納門鑰藏之分守中官劉嵩欲詣昌平朝謁欽止之曰車駕將出關是我與君今日死生之會也關不開車駕不得出違天子命當死關開車駕得出天下事不可知萬一有如土木我與君亦死甯坐不開關死死且不

朽頃之上召璽璽曰御史在臣不敢擅離乃更召嵩嵩謂欽曰吾主上家奴也敢不赴欽因負敕印手劍坐關門下曰敢言開關者斬復夜草疏曰臣聞天子將有親征之事必先期下詔廷臣集議其行也六軍翼衛百官扈從而後有車馬之音羽旄之美今寂然一不聞輒云車駕即日過關此必有假陛下名出邊勾賊者臣請捕其人明正典刑若陛下果欲出關必兩宮用寶臣乃敢開不然萬死不奉詔奏未達使者復來欽拔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爲上言張御史幾殺臣上大怒顧錢甯爲我趣捕殺御史會甯等至沙河再疏請還宮于

是禮部尚書毛澄給事中王潮暨成國公朱輔英國公張崙等皆合詞疏請回鑾欽疏亦至丙辰上不得已始自昌平還戊午夜視朝　庚申大庾賊陳曰能盤踞山尚與上猶渊頭諸賊相犄角守仁督副使楊璋潛師以入乘夜縱火焚巢破十九砦禽曰能俘斬五百六十餘人時橫水賊謝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季斆擊敗之

考異 事見明史本傳紀事本末系之七月實錄書于八月庚申據報捷之月日也三編目中書禽曰能在十二年九月蓋橫水賊之破又在其後牽連並記耳

癸亥以廣東布政使吳廷舉為右副都御史振湖廣饑先是巡撫秦金奏武漢荊岳黃襄德常安沔等府州並所屬俱水災請特遣大臣一

人發銀往振從之　是夜南京祭歷代帝王廟風雨大作雷震死齋房吏　丙寅上復微行夜出德勝門趨居庸關時御史張欽巡白羊口上夜宿羊房民舍辛未疾馳出關數問御史安在欽聞追之已不及欲再疏諫而上已命谷大用守關毋納京朝官欽感憤西望痛哭而已癸酉大學士梁儲等請回蹕不報　九月甲戌朔車駕駐宣府江彬營鎮國府第悉輦豹房珍玩女御實其中上遂忘歸時夜出見高門大戸即馳入或索其婦女富民率厚賂彬以求免軍士樵蘇不繼輒毀民房屋以供爨市肆蕭然白晝戸閉閣臣梁儲尚書毛澄等南京

尚書吳儼等僉都御史胡瓚禮科給事中陳雲等皆先後諫不報　辛卯河決城武　壬辰上駐蹕陽和時上自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所駐蹕稱軍門凡有徵發悉以威武大將軍鈞帖行之閣臣梁儲等言舊制一應軍馬錢糧非奉敕旨不許擅行支應今一旦以此帖行之異日設有姦人乘機詐冒軍衛有司不能辨其眞僞安能保無它患伏望停止並請即日還宮以安中外不報　庚子有旨戶部發銀一百萬兩輸宣府以備賞勞戶部尚書石玠力持之不納乃輸其半　冬十月癸卯朔車駕駐蹕順聖川會韃靼小王子入寇先是

上在陽和聞小王子以五萬騎駐邊將入寇上喜以雄略自見遂命大同總兵官王勛副總兵張覲游擊陳銓孫鎮軍大同遼東參將蕭滓軍聚落堡宣府游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參將楊玉延綏參將杭雄軍陽和副總兵朱巒軍平虜游擊周政軍威遠時前月戊戌也其月辛丑寇分道南下勛等帥所部禦之上命春滓往援政巒及參將麻循高時尾敵後又調宣府總兵朱振參將左欽等俱會陽和參將江桓等為之策應是月甲辰勛與敵遇督軍步戰寇南循應州而去明日勛等復遇敵于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殺傷相當薄暮寇

傍東山去既而分兵圍勛等比曉天大霧圍解勛等入應州城鑾及都指揮徐輔兵至明日勛等出城大戰時蕭滓兵亦至寇復以別騎迎敵官軍不得合丁未上自率太監張永魏彬張忠都督江彬等兵自陽和來援衆殊死戰敵少郤諸軍乃得合日暮即其地爲營乘輿止焉明日敵來攻上復督諸將禦之自辰迄酉戰至百餘合敵退引而西上與諸將躡敵後至朔州邊會大風霧晝晦官軍亦疲困辛亥還駐大同是役也斬首十六級官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輿幾陷命勛等以捷聞于朝

攷異 此九十兩月事實錄統書之于是月甲辰下三編全據其文證

之明史本紀外國傳亦大畧相符而至于官軍死傷乘輿幾陷等語疑朝傳皆佚之且云是後歲犯邊然不敢深入似据正史之文然不如實錄所紀之詳而信也今悉据書之　甲子歲星晝見凡六日　是月王守仁討橫水左溪令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等各一軍會于橫水南安知府季斅及守備郟文等各一軍會于左溪又令吉安知府伍文定等過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謝志山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仲冬

朔降而琦文定已昌雨𡚁險入賊阻水陣琦直前搏戰文定等自右出賊倉卒敗走諸軍遂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龔福全禽斬千人乃奏請設崇義縣于橫水隷南安府從之　十一月丙戌總督兩廣都御史陳金討府江賊平之府江地方縣亘二千餘里皆賊巢穴金偕總兵郭勛太監甯誠調兩江土兵及湖廣官軍分六路討之禽斬賊首王公珣等百餘人餘賊六十餘人俘獲男婦千五百餘人捷聞以功進金少保兼太子太保尋召還　丁亥命大學士楊廷和入內閣供職先

是廷和服闋召至京上已北巡吏部為請至是已踰月乃得旨【考異】此據實錄之原文云廷和至京上已北巡則以八月後至也云吏部為請踰月乃得旨則以九月請也朔史本傳亦言廷和至帝方獵宣府惟下文言帝在宣府賜廷和羊酒銀幣廷和疏謝因請回蹕不報復與大學士蔣冕馳至居庸欲身出塞請帝令谷大用扼關門乃歸云云按武宗北巡及出居庸關令谷大用扼關門皆入月事無論廷和未到即到亦未聞上何從有羊酒銀幣之賜若使帝有所賜廷和復有疏諫實錄中不容無一語及之且廷和傳言與蔣冕馳至居庸而免傳言上出關時冕方以病在告因上疏諫云云則是見亦何嘗至關凡此非楊文襄訣葬之詞郎升菴行狀歸美之語今不取但據實錄書之　戊子

上還至宣府　辛丑冬至上在宣府文武諸臣行遙賀禮　南京六科給事中汪元錫十三道御史孫孟和等上疏諫親征且請返蹕不報　十二月壬寅朔上在宣

府傳旨以閏月朔省牲大學士楊廷和等請明降諭旨振旅還京師　癸亥太監張永等自宣府還傳旨以邊報未甯未得還京自閏十二月初一日爲始遣官省牲及大祀皆照例舉行于是楊廷和等復上疏言我祖宗列聖百五十餘年來每遇郊祀前一月躬往省牲歲之首月卜日行禮所以天心克享而天下久安今陛下駐蹕關外顧以邊報未甯遂欲廢此百五十餘年盛典萬一天下臣民及各處宗藩疑而問故則將何說以應之伏望收回新命卽日車駕遄還以成大禮禮部尚書毛澄等科道官朱鳴陽袁宗儒等亦以爲言皆不報內閣

大臣及九卿欲赴行在請還宮行至居庸關有禁不得出關而還　閏月壬申朔上在宣府大學士楊廷和等代行省牲禮復傳旨京城九門守門官毋放朝官出城

甲申楊廷和等言近日武清東安等縣盧溝橋清河店等處俱有盜賊少則四五十人多則百餘人刦掠村店燒毀房屋殺虜人口搶掠財物道路爲之不通而京城之內東直門諸坊强賊白日剽殺該部奏請調度兵馬未奉明旨不敢輙行恐誤事機竊思盜賊之起固由饑寒所迫實亦數月來窺知乘輿遠狩京城居守無人投間抵隙肆無忌憚若不及早撲滅恐日漸滋蔓不但

加近年劉六楊虎之禍而已況今郊祀天地時享太廟及正旦朝賀諸大禮相踵在邇所以聳四方之觀聽繫天下之人心請及早還京次第施行此實治亂安危之機臣等故敢昧死言之不報　丁亥立春上命迎春于宣府備諸戲劇又飾大車數十兩令僧與婦女數百雜戲騎上觀之大笑以爲樂

十三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在宣府　壬寅佛郎機來貢其地近滿剌加因襲而據之至是遣使臣加必丹永等貢方物請封至廣東塡巡官以海南諸番國無其名又使臣亦無本國文書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請詔給其

方物之直遣還其人久留不去已而夤緣塡守中貴遂入京

攷異佛郎機今之佛蘭西亦曰法蘭西大西洋大西歐羅巴洲之一國也萬厯間利瑪竇至中國自稱大西洋禮臣不知其後艾儒畧出其所撰職方外紀始知歐羅巴洲中七十餘國統名大西洋而意大里亞佛郎西皆在焉攷之明代自正德以前大西洋朝貢未嘗通于中國即鄭和七下西洋歷諸番數十國亦僅至西南洋而止故大西洋之通中國實始于佛郎西而其時明人不審但以其自滿剌加來遂以為地之相近不知佛郎西遠在大西洋時因來至南洋開通市埠滿剌加即南洋之一國今所稱麻六甲者佛郎西據之而非其本國之相近也明史外國傳但知意大里亞為大西洋而不知佛郎西亦大西洋又因佛郎西取滿剌加遂併佛郎西亦誤以為南洋之一國自西人地理書出輿圖瞭然今仍據明史書之而附識于此

癸卯

戶科給事中邵錫言去秋雨水為災秋成失望順天保定河間被災尤甚眞定大名等五郡次之人民艱食流

移日多盜賊漸起陛下近發戸部銀兩德州倉糧遣郎中二人振濟恐所發不足以贍所振請敕大臣一人專司振事仍乞量予蠲免從之于是以僉都御史李鉞督順天河間保定等府與巡撫李瓚臧鳳分道振之　丙午車駕至自宣府先是禮部具迎駕儀令京朝官各朝服迎候而傳旨用曳撒大帽鸞帶並賜羣臣大紅紵絲羅紗各一具綵繡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官不限品級皆預焉惟部曹以下不預言官論其非制不納及是迎　駕德勝門外羣臣具綵帳綵聯皆金織字序詞惟稱威武大將軍不

敢及尊號衆官列名其下亦不敢稱臣各陳羊酒白金綵幣手紅挽夾侍道左蓋皆中官預傳上意也時上戎服乘赤馬佩劍邊騎簇擁遙見火毬起戈矛閒烟直上乃知駕至羣臣齊伏地叩首上下馬坐御幄大學士楊廷和奉觴梁儲注酒蔣冕進果楊毛紀擎金花稱賀上曰朕在榆河親斬敵首一級亦知之乎廷和等皆頓首稱聖武上遂馳馬入東華門宿豹房是日大雨雪駕至夜已久廷臣迎駕僕馬相失曳走泥淖中夜半入城有幾殆者

考異此據三編皆本實錄之全文而明史廷和傳謂廷和獨不可曰此里俗以施之親故耳天子至尊不敢瀆獻帝使使諭意執不從乃已今證之實錄廷和並未嘗執奏而綵帳羊酒稱賀之事未見中止

疑亦志狀中歸美之詞而明史因之且傳中亦言上多過失廷和諫不聽亦不能有所執奏以是邑邑不自得此紀實之語與上文執不從之語矛盾矣大氐野史所記廷和附權貴事多出仇口弇州辨之是也而至于武宗失德廷和依違其間此實有之三編多據明史列傳獨此一段删之具有斟酌今從之　丁未罷南郊致齋初至不及也　庚戌大祀南郊祀畢復幸南海子先是南京尚書吳儼等言臣等初聞車駕出幸昌平曾具疏極論不蒙采納既而又聞出居庸幸宣府大同宰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六軍之士不及衛護臣等戰懼驚惶未測其故既而思之是必因邊圉告急陛下慮羣帥之不力憫邊氓之被俘急于制御遂不暇咨謀而行耳然今在廷之臣文武如林甯無一二人可委任者

而陛下必欲自行郊方車駕之初出臣民引領北望皆謂回蹕必在九月萬壽節時則以天下之朝賀者畢至番服之貢獻者在廷豈宜使之空行及九月既過人謂回蹕必在長至令節時則以九廟有灌獻兩宮有慶賀豈宜遣人以代及長至既過又謂必在明年元旦時今過元旦又十日矣車駕還否遠不可知萬一未還則郊祀大禮尤非臣下所敢代者將遂缺而不舉歟若謂寇尚在邊則待寇滅而後還歟又萬萬無此理況近者內外人心搖動口語藉藉轉相傳播徐淮以南饑饉千里去冬雨雪爲災民無衣食至于父子流移兄弟離散畧

不聚念甚有自引決者民窮至此安保其不為盜臣恐所禦之寇尚在藩籬而不虞之患或起肘腋此不可以不慮也時戶部侍郎張津應天府丞許廷光給事中孫懋御史潘珍先後馳疏請回鑾皆不報

三編質實按是年正月辛丑朔武宗以丙午還京乃月之六日吳儼疏有過元旦十日語盖儼官南京尚未知武宗之已還也

辛亥至自南海子御奉天殿夜宴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復以親征所獲刀械衣器示羣臣縱觀之　丁巳留盧鳳淮揚並徐州兌運糧五萬五千石及折糧腳價銀四萬兩淮浙鹽價銀各三萬兩分給被災府州縣以大水故也

孜異三編敘于正月振京師目中云二月發運糧及鹽價等銀證之實錄卽正月丁巳也今据之

己未賜文武羣臣銀牌于左順門一品重三十兩二品三品十兩鏤其上曰慶功四品五品及都給事中五兩左右給事中四兩給事中御史三兩鏤曰賞功又各被以花紅先是廷臣具綵帳及賀儀其出銀以品級爲差故所賜亦如其數翰林以無賀儀是日遂不預賜云

辛酉上復如宣府廷臣從者四人餘以次追及于是楊廷和等復上疏言臣等蒙賜襲衣獵品又給花紅銀牌終夜思之不勝踧踖竊惟自古帝王雖以武功定天下而恒以文德致太平有虞之時三苗不服帝乃誕敷文德而有苗來格漢武帝窮兵黷武卒致海內虛耗後雖

有輸臺之悔抑已晚矣伏望陛下以虞舜爲法漢武爲戒卽今四方水旱相仍饑殍載道朝廷每差官振濟猶恐不及若復勞師費財其何以堪伏望深居大內頤養天和疏入不報　壬戌都給事中汪元錫等言前日頒賜賞功銀牌臣等實不敢受竊念應州之役殺虜人民雖以數計六軍之衆損折亦多得失相較實爲懸絶而君臣動色相賀不知寇退之時亦有此等大賚如中國之爲乎民之拘係于北庭南向而哭者亦望吾君臣有以救之乎由此言之則前項賜物非惟臣等不敢受抑亦不忍受矣貴州道御史李潤等亦共疏辭免皆不報

是月又振山東水災給京師流民米人三斗瘞死者

提督南贛軍務王守仁討浰頭賊平之初守仁之平詹師富也龍川賊盧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征横水浰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池仲容未下横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爲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讐也將襲我故爲備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于外疑我乎悉引入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

三日大享伏甲士于門諸賊入以次悉擒戮之自將抵
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洌斬馘二十有奇餘賊奔九連山
山横亘數百里陡絶不可攻乃簡壯士百人衣賊衣奔
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内外合擊擒斬無遺乃于下
洌立和平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内大定　二月庚午朔
上在宣府丁丑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黄瓚以災異上
言天道遠而難知然徵之人事亦有可得而言者伏見
皇輿北巡累月弗返輔臣百官至有涕泣欷歔于邸舍
而不忍言亦且不敢言是以譴見于天以警動陛下陛
下自視遠寓邊將之家孰與夫金闕紫宸之壯麗邊土

犂牛烹羔孰與夫大官尚食之珍腴乃快意于彼而怠此者殆必有邪慝者爲之地主使陛下微服混迹臣庶兜鍪加于龍衮刁斗徹于宸聰堂陛淩夷莫甚于此伏望及今還宫以振天下紀綱循祖宗法度則災變猶可止也不報　己卯慈壽太皇太后王氏崩越三日壬午上至自宣府乃發喪　癸未降監察御史張士隆許完爲判官士隆晉州完定州初士隆出按鳳陽織造中官史宣列黄梃二于騶前號爲賜棍每以扶人有致死者自都御史以下莫敢問士隆劾奏之又劾錦衣千戸廖鎧奸利事且曰鎧虐陝西即其父鵬虐河南故習也河

南以鵬故召亂鎧又欲亂陝西乞置鎧父子于法錢甯素暱鎧見疏大恨會士隆按薛鳳鳴獄鳳鳴者寶坻人先爲御史坐事削籍諂事佞倖尤善甯與從弟鳳翔有隙嗾爲東者發其私下吏論死刑部疑有冤並捕鳳鳴鳳鳴懼使其妾訴枉自刎長安門外詞連寶坻知縣周在及素所讐數十人悉逮付法司而鳳鳴得釋士隆與完先後按治復捕鳳鳴對簿釋在還職甯怒令鳳鳴女告士隆完治獄偏枉並下詔獄尋謫外異士隆劾史宣事在十一年

據明史本傳言甯恨士隆遂因士隆按薛鳳鳴獄以陷之證之實錄士隆謫外在是年二月今據之並記其被捕之本末

禮部尚書毛澄等請上視朝文武羣臣行奉慰

禮上曰朕哀痛方切未能視朝乙酉澄等再請仍不允

丙戌傳旨以大行山陵將開隧道朕欲輕騎往視啟土工畢徧祭諸陵大學士楊廷和尚書毛澄等言山陵之役祖宗列聖以來皆以付之有司雖梓宮發引送之不踰禁闕其爲慮也深矣伏望勉從家法以安人心科道朱鳴陽等言梓宮在殯陛下于視朝聽政猶且不允輕騎遠出豈禮所宜且吉凶異禮喪祭異宜陛下欲徧祀諸陵不知服從吉乎抑以凶乎以衰絰之哀修行俎豆之雍容尤不可之甚者也修撰舒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不出雖釋服後儼然煢疚也且自古萬乘

之重非奔竄逃匿未有不嚴侍衛者等威莫大于車服今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輅袞冕而羸車褻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不報　戊子諭以二十二日西角門視事　兵部主事蘭溪陸震上疏言日者昊天不弔威降大戚車駕在狩羣情惶惶陛下單騎衝雪還宮百官有司莫不感愴以爲陛下前蔽而今明也乃者梓宮在殯遽擬遊巡臣知陛下之心必有蹙然不安者且陛下即位十有二年矣十者千之終十有二者支之終當氣運周會正修德更新之時顧乃營宣府以爲居縱騎射以爲樂此臣所深懼也古人君車馬遊畋之

好雖或有之至若以外爲主以家爲客挈天下大器賞罰大柄付之于人漠然不關意念此古今所絕無者伏望勉終喪制深戒盤遊不報越五日癸巳給事中石天柱見廷臣屢諫上意不回思所以感動之乃刺血草疏其畧曰臣竊自念生臣之身者臣之親也成臣之身者累朝之恩也感成身之恩欲報之于陛下者臣之心也因刺臣血以寫臣心明臣愚忠冀陛下憐察近者昊天不弔禍延太皇太后喪禮大事孫子所當自盡陛下于太皇太后未能盡孝則羣臣于陛下必不能盡忠不忠將無所不至猝有變故人心瓦解矣方今朝廷空城市

空倉廩空邊鄙空天下皆知危亡之禍獨陛下不知耳
治亂安危在此行止此臣所痛心爲陛下惜復昧死爲
陛下言也凡數千言當天柱刺則時恐爲家人所阻避
居密室雖妻子不知旣上卽易服待罪聞者皆感愴而
上終不悟　是月大學士楊廷和以上失德屢諫不聽
時以疾在告再疏請致仕不許　下巡按御史董相及
刑部主事鄭樾德林桂于錦衣衛獄相以行部遇江彬
爲營卒報怨遣百戸朱英執人于平谷勢張甚相杖而
擊之方欲奏聞彬遂愬于上坐擅辱軍職得罪樾德桂
在刑部部中獄卒例有供食錢後移爲公使費而以囚

糧之蘇者給之相沿已久會錢寧所善錦衣千戶王注有齎者善歌出入其家齎者之兄與人鬥不勝注爲執鬥者搒掠之尋死其家訟于刑部懋德捕注待質寧庇之不發乃陰諷東廠發盜用囚糧事懋德與桂相繼提牢遂坐罪刑部尚書張子麟力解乃寢不治久之二人皆謫外

三月壬寅恭上大行太皇太后尊謚曰孝貞純皇后

壬子勒致仕都御史彭澤爲民茲遠甘肅巡撫李昆副使陳九疇至京師初王瓊憾澤遣官往勘哈密事欲中澤以危法至是勘還于澤一無所引瓊又遣人嗾夷人之拘館中者令暴澤短會同館主事張漴不

可瓊計沮乃自刎澤擅遣使妄增金幣遺書議和失信啟釁辱國喪師並及昆九疇等下廷臣議多不平然畏瓊不敢言尚書毛澄稍折辯之瓊厲聲曰使械至闕前鞫以重刑當自吐實澄曰是何言也古者刑不上大夫于是給事中王爌石天柱皆曰事不可枉瓊迫衆議乃援筆易奏稿謂澤歸踰年乃失事請宥其逮治奉旨從輕奪職爲民昆謫官九疇削籍澤材武知兵然疎濶矜氣其經畧哈密事頗不當瓊與錢甯之交斷亦有以也

攷異彭澤致仕在十二年五月王瓊欲搆之遣科道二人往勘證以明史本傳澤以致仕之明年罷爲民蓋勘還澤無所坐故瓊復摭其通賄請撫事諸書或系之十年或系之十一年皆据其經畧哈密及致仕之前後章

速並記耳明史紀事本末書于十二年六月正彭澤致仕後事遣人往勘當在六月以後實錄系澤罷爲民于是年二月正勘還覆奏之時今據之　戊午調給事中石天柱王爌于外時以彭澤事二人論救尤力瓊憾之竟取中旨調天柱雲南臨安府推官爌廣東惠州府推官　戊辰上如昌平　夏四月己巳朔車駕謁六陵遂幸密雲吏部尚書陸完等六科給事中朱鳴陽等皆請返蹕不報　癸未逮永平知府毛思義下錦衣衛獄時上在密雲民間競傳欲括子女斂財物以充進奉所至避匿思義下令謂大喪未畢車駕必不出此必奸徒矯詐自今非有府部撫按文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悉捕治之上聞大怒遂逮

下獄降雲南安甯知州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車駕駐喜峯口上欲招朶顏三衛至關宴勞巡撫薊州副都御史臧鳳言此夷雖朝貢不絕而野性難馴今屈萬乘之尊以臨之彼懷譎詐未必肯從即使率其部落而來無以塞無猒之求請早回蹕垂拱大廷四夷自來王矣閣臣楊廷和等亦以爲言皆不報　丙午巡按直隸御史劉士元言招三衛入貢有不可者四請亟還宮以示威重時給事中汪元錫等亦以爲言皆不報未幾三衛𧟹邊事亦中寢、戊申車駕自喜峯口還宮　丁巳執巡按御史劉士元于京師繫錦衣衛獄先是上幸河西

務指揮黃勲以供應為名科擾侵盜士元按之勲逃至行在因嬖倖譖言士元鬪駕至令民間藏匿婦人盡嫁其女遂命裸縛士元而訊之野次無杖取生柳杖四十幾死囚繫車後馳入京並執知縣曹俊等十餘人皆下錦衣衛獄于是左都御史王璟六科給事中陳霑十三道御史牛天麟等交章論救皆不報　是月巡按江西御史范輅請定出使官朝見諸王禮儀時甯王宸濠令諸司以朝服見輅不可因奏言高皇帝定制王府僚稱官後乃稱臣其餘文武京官出使者皆稱官朝使相見以便服今天下王府儀注制未畫一臣以為尊無二

上凡不稱臣者皆不宜具朝服以嚴大防章下禮部議宸濠馳疏爭之廷議請如輅言宸濠銜之尋輅又奏劾甯府伶人秦榮僭侈請按治又劾鎭守太監畢眞貪虐十五事疏留不下眞乃摭它事誣輅遂下詔獄値上巡幸淹繫經年始謫龍州（案異事見明史本傳證之實錄作是年五月而輅之下獄卽在六月盡實錄但言宸濠卒中傷之而七月南京御史曹鋐等論救且言輅已械繫至京而眞晏然在位是朝廷之法獨加于耳目之官不及于近幸之臣也據此則輅之下獄卽五月以後七月以前事今類記之）

六月庚辰大行太皇太后梓宮發京師上戎服從癸未至山陵遣官祭告后土六陵及天壽山之神是夜上飲于帳殿遂宿焉　甲申葬孝貞純皇后于茂陵乙酉車駕

發昌平己丑至京師壬辰祔孝貞純皇后神主于太廟上逮暮乃入廟雷電風雨大作燭盡滅言官上疏請修省不報孝貞皇后之祔廟也迎主自長安門入修撰舒芬上言孝貞皇后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旣葬迎主必入正門昨孝貞之主顧從陛下駕由旁門入他日史臣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門將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以解于天下後世昨祔廟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宗及孝貞皇后之靈儆告陛下也陛下宜卽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不報芬遂乞終養不許攷異事見明史舒芬本傳卽是月孝貞皇

后祔主役所上也云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皇后主人長安門而本紀則云乙酉至自昌平攷之實錄甲申葬孝貞皇后于茂陵乙酉上奉神主還京己丑神主至京百官奉迎于德勝門外據此則明史本紀誤以發之日爲至之日而芬疏中云云乃其目見之月日必不誤也今據實錄書乙酉發昌平己丑至京昌平至京師不過兩日程以中間行再虞三虞四虞至己丑行七虞禮皆在途中故懸五日也又芬此疏實錄及三編皆不載不知何以遺之今據明史本傳增

秋七月己亥上將復巡塞上傳旨以北寇屢犯邊圉誠恐四方兵戎廢弛其遼東宣府大同延綏陝西甯夏甘肅尤爲要害今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率六軍往征令內閣草敕朱壽者上自名也有頃復召內閣大臣及九卿科道官至左順門諭意是時閣臣楊廷和蔣冕皆在告梁儲毛

紀泣諫衆亦泣皆不納　錄應州功陞賞敘蔭者凡五萬六千四百餘人兵部援昔年禦寇例議當陞賞者九千五百餘人得旨謂朕此次親統六師全捷而歸比之命將分討事體殊異仍敕依原冊擬六科十三道復言陞賞人員有未嘗出國門而冒名者乞賜宸斷處以至公不報尚書王瓊復援征勦流寇子蔭例以媚張永谷大用等于是中官武職皆蔭其弟姪爲錦衣千百戶等軍功之濫至此爲甚　癸卯令兵部議加威武大將軍公爵内閣言陛下躬膺天命所居者祖宗之位則所行者當遵祖宗之法以上順天意下慰人心今手敕威武

大將軍公爵傳之四方必將羣聚而議之曰所謂威武大將軍者果何時官制所謂總兵官某者果何人姓名且親統六師之說陛下既自任之矣何爲又舉而歸之總兵官爲總兵官者豈可曰統六師乎至于神功聖武之一言乃臣下褒頌君上之詞今以之施于大將軍至欲加以公爵公爵雖尊亦人臣而已豈可以當神聖之名乎事之不經名之不正言之不順一至于此自古及今未之有也不知陛下何爲而樂此乎或曰此陛下假飾之詞姑以爲戲耳然不韙之名無故而加諸人人必咈然而怒陛下貴卑而賤尊惡祥而喜異況人君一言

一動上通于天豈可戲言以干天怒邇者陛下久不親政天下人心危疑憂懼若復聞此其為疑懼又當何如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為言不知陛下將何以處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惡為名不知陛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修身以家固不足惜但恐朝廷之上禍亂將從此始耳伏望追寢前旨以釋天下之疑弭未萌之禍疏入不報攷異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又欲加公爵楊廷和等諫三編亦載其疏于九月目中前證之明史廷和傳無諫語梁儲傳則言是年七月廷和蔣冕皆在告儲及毛紀泣諫不納已而紀亦引疾儲獨廷爭累日帝竟不聽据此則實錄所云廷和等者以廷和為首輔故儲等所諫必署廷和為首此內閣例也實錄亦別無梁儲諫疏此可見矣今但歸

之所閣不書姓名　丙午上復北巡黎明發京師由東安門出廷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　丁未車駕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上以豹房爲家及江彬導上宣府之行治行宫乃輦豹房子女珍玩實焉上甚樂之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至是彬導上復出再度居庸乃戒守者毋出京朝官自是遂以宣府爲家云　己酉提督南贛汀漳軍務王守仁奏江西諸賊盡平賜敕奬勵尋進右副都御史初朝議賊勢强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疏止之不及桶岡既平湖廣兵始至及平浰頭廣東尚未奉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

稗小校遂平數十年巨寇而王瓊在兵部任以事權不爲掣肘以是成功獨速云

【考異】守仁平賊實錄及史稿本紀皆系之是月己酉蓋據其既平奏捷及賞功之月日也明史守仁本傳言其所將皆文吏及偏稗小校平數十年巨寇等語三編據之此得其實而實錄所記謂守仁之改提督實結王瓊得之故凡奏捷章疏專歸功于瓊極其諛佞瓊亦稱獎奏請無逕賞賚稠疊權譎[illegible]附識者鄙之云云此蓋修武宗實錄者與晉溪有郤而文成爲晉溪所薦故交誣之弇州史乘攷誤言武宗實錄廷和爲總裁費宏繼之而以副總裁專任者董玘也實錄敘前後平賊及禽宸濠之功獨抑文成蓋楊王二人本有郤而文成奏捷之書皆歸美于兵部而一字不及内閣費以忤宸濠被禍文成巡撫江西亦無一疏相及故玘修實錄既内忌文成之功而外欲以媢楊費遂爲誣史予謂弇州此論得之至于晉溪獨識文成而文成感其知遇故前後奏捷之書告歸功于瓊以爲發蹤指示之力此是實錄其餘皆醜詆之詞今不取但据明史本傳參三編書之

是月上以威武大將軍行邊

時大學士蔣冕病在告聞之疏諫曰陛下爲天地神人之主中國四裔孰不尊陛下爲皇帝猶稱天爲天稱日爲日誰敢以威武大將軍稱者陛下命名于先帝自祭告外誰敢稱名況公爵雖尊下王爵一等倘車駕所過諸王竟以大將軍禮見陛下何詞以折之曩曆皇帝北征六軍官屬近三十萬猶且屆于土木今宿衛單弱經行邊徼甯不寒心請治左右引導者罪不報　八月戊長朔上在宣府　庚午六科給事中徐之鸞十三道御史李潤等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竝居師保重地主憂與憂主樂與樂邇者敕諭中外將有疆埸之行廷

和等先後稱疾家居比至鑾行竟不一出今六飛臨邊且踰月矣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寄于空城之中正大臣身繫安危之日也猶復杜門堅卧以求決去其自爲計則得矣居守之事將誰是託中外之心將誰是恃三臣者正宜納約自牖憂形于色乃徒以疾求去兾以感悟聖心亦已迂矣萬一意外之虞起于倉卒大疑無所取決而或至于僨事三臣者將何詞以白于天下哉伏望陛下以天下爲念君臣同心共圖化理則人心固宗社安矣俱不報　乙亥南京尚書喬宇等上疏曰夏太康畋于洛表夷羿拒之周穆王宴于瑤池徐方叛之自古

逸豫害德未有見其利者且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漢高祖唐太宗然高祖伐匈奴而困于白登太宗征高麗而困于鴨綠徃兵不祥足以爲鑒然猶以外言也抑聞季氏伐顓臾而不知憂在蕭墻秦人築長城而不知禍在望夷本根受病可勿寒心不報　乙酉上自萬全左衛歷懷安天城陽和至大同　九月戊戌朔上駐蹕大同大學士楊廷和等言聖駕出巡今已一月內外人心慄慄危懼又有譌言傳播威武大將軍名號及巡幸山陝河南山東南北直隸之說愚民無知轉相告語甚至扶老携幼逃避山谷此風一傳關係甚大自古人君乘輿

遠幸皆因不容已之勢乃有不得已之行今陛下當無事之時爲有事之舉雖有內外左右忠良之臣諫亦不聞言亦不入不知聖明之見何以出此方今邦畿遠近盜賊公行各處災異奏報不絕天變于上人怨于下竊恐朝廷之憂不在邊方而在腹裏也不報　庚子上至偏頭關工科都給事中竇明等言南北直隸並山東河南爲建乾清坤甯二宮徵派物料民已不堪今又傳車駕不日臨幸有司科擾百姓流移至以幼女適人不待禮聘萬里外傳聞之誤又不知何如也乞敕撫按官禁約民間非時婚嫁及有司之科斂病民者不報時車駕

所至近侍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聞且令有司餼廪之外別具女衣首飾爲賞賚費遠近騷動民多逃匿而上不知也　癸丑上在大同降勅自封爲鎭國公歲支祿米五千石令吏部如敕奉行時楊廷和蔣冕皆在告于是梁儲毛紀馳疏諫曰陛下謬自貶損旣封國公則將授以誥券追封三代祖宗在天之靈亦肯如陛下貶損否況鐵券必有免死之文陛下壽福無疆何甘自菲薄蒙此不祥之詞臣等決不敢阿意苟從取它日僇身亾家之禍也廷臣皆相繼極諫皆不報　江西鉛山縣民李鎭等作亂

巡撫孫燧討平之初費宏致仕歸鉛山甯王宸濠以其力持護衛屯田事銜之宏抵臨清濠遣人焚其舟資裝盡毀及歸杜門謝客濠復求與通不荅濠益怒會李鎮及周伯齡吳三八等三姓人與宏族人訟濠遣人誘致鎮等諭以意使專賊宏于是鎮等三姓恃濠援遂據險作亂費氏舉族避之縣城中三姓率衆斬關入破縣獄大索執所與訟者支解之宏亦幾不免守巡官以下畏濠置不問鎮等勢益張衆且三千發宏先人冢刦掠鄉民二百餘家遠近騷動宏遣人走訴于朝下燧按治燧以屢撫不服乃調饒信官民兵檄副使王綸討之執鎮

于陣伯齡解甲降三八走匿濠府諸俘獲者多所縱遣及獄上論斬濠復欲脫鎖燧覺乃搒殺之餘多瘐死或有從濠反者後殲于陣　甲寅封都督江彬許泰皆爲伯時上張大應州功陞賞敘蔭復以二人領東西廳兵允假重乃親爲定爵名封之給事中劉濟御史張景暘等言彬無俘馘泰足跡未至應州賞不當功乞愛惜名器收回成命不納　丙寅免直隸河間府所屬被災州縣稅糧　是秋秦王惟焯請關中閒田爲牧地江彬錢甯張忠等皆爲之請上排羣議許之命內閣草制時楊廷和蔣冕皆在告上怒甚梁儲度不可爭乃上制草曰

太祖高皇帝著令茲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其土廣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富而且驕奸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王今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毋聽狂人謀不軌覆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上駭曰若是其可虞事遂寢【攷異】此事實錄及明史秦王傳皆不載惟見梁儲傳中敘于是年九月下而憲章錄及諸書皆係之十二年七月今按去年七月廷和尚未至京即至亦未入閣安得有在告之語是誤差一年也今係之是秋下冬十月丁卯朔享太廟遣駙馬都尉馬誠代行禮　戊辰車駕渡河　丁丑大學士楊廷和等言每歲法司會審重囚例該冬前後處決先期該科三覆具奏皆出聖裁去年因聖駕在外

該決囚犯有旨監候今冬至漸近三覆奏本已下未知所處將欲如上年暫留不決則奸宄何所懲戒且奸獄積多已不能容凶惡搆結慮生它變將欲遽行處決設有訴冤于登聞鼓下者臣下又安敢擅便議擬伏祈聖駕速回以遵舊典不報　己卯上駐蹕榆林　庚寅副都御史王守仁辭陞秩且請致仕不允

攷異 文成年譜言是年三月疏乞致仕不允遂平大帽浰頭諸寇證之實錄文成三月疏並無致仕之請而其平上中下三浰事在正月餘賊犇竄亦必經數月之久始克盪平故其奏捷至京師在七月其平賊當在四五月間而據本傳平三浰賊後追及于九連山禽斬無遺安得有復平大帽山之事其叙守仁平大浰乃藉大帽山之降賊盧珂等集兵以助征非珂之復叛年譜蓋誤記也文成平大帽山賊在去年五月年譜但以平潢寇三字了之其實大帽山雖界連廣

東稱建亦非流寇也然則年譜蓋誤以平大帽賊在後故相差一年不如明史本傳所叙皆有次第可攷今參以實錄尤得其詳云○文成進右副都御史據實錄即在是月故並其請辭陞秩及致仕葉記之年譜系之六月以是月爲旌横水桶岡之功不知平賊之奏以七月至蓋是時三浰之賊盡平若如年譜所載則陞秩在前奏捷在後此亦誤也至文成辭陞秩一疏實錄全載其文蓋其疏中事事歸美兵部遂爲內閣諸人口實今但據實錄年月餘皆不取

是月內閣禮部及六科十三道官以將屆冬至朝賀及大祀省牲之期請先時返蹕以成大禮皆不報 十一月丁酉朔上在榆林 庚子以火牌調西官聽勇士及四衛營兵六千二百餘人馬六千五百餘匹赴宣大又徵太監甘清高忠等九十一人赴延綏其家人匠役之等皆給傳以行時車駕遠發凡所徵調皆

遣夜不收持火牌下所司施行蓋循用邊帥之體後遂以爲常云　乙巳大學士楊廷和等言祖宗以來凡有政令下各衙門均以旨意批紅經由內府司禮監傳奉發出竝無火牌發與外衙門施行者且調遣官軍事體重大乃不用旨意惟用火牌萬一奸人乘機眞僞莫辨意外之患將由此起況火牌乃在外官府倉卒行下所部文移豈可行于堂堂朝廷之上一旦創見不勝驚駭又況勇士官軍皆天子禁兵所以擁護宗社防守宮闕關繫甚重豈可無故遣調以失居重馭輕之勢伏望恪遵祖宗舊制亟賜收回仍停所調官軍勇士則事體順

而人心安矣不報　丙午冬至上在榆林文武百官于奉天門行遥賀禮　己酉以水災免江西南昌等七府夏稅又免應天安慶池太等五府稅糧　壬子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納其女江彬導之也　十二月丙寅朔上在榆林諸大臣代行視郊牲禮　己巳免山東濟南等六府被災州縣秋糧　癸酉振杭嘉湖三府饑　戊寅上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幸石州文水時巡按陝西御史張文明以駕將幸陝馳疏諫且請誅江彬不省　戊子車駕次太原先是上在偏頭關索女樂于太原晉府樂工楊騰妻劉氏善謳上悅之載以俱

歸大見寵幸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輙一笑而解江彬與諸近倖皆母事之稱劉娘娘云　是歲欽天監博士朱裕請修改厤法初宏治中欽天監推月食屢不應日食亦舛正德十二三年連推日食起復皆不合裕乃上言至元辛巳距今二百三十七年歲久不能無差若不量加損益恐愈久愈舛乞簡大臣總理其事令本監官生半推古法半推新法兩相交驗回回科推驗西域九執厤法仍遣官至各省候土圭以測節氣早晚徐復參較則交食可正而七政可齊部覆言裕及監官厤學未必皆精今十月望月食中官正周濂等所推算與古法

及裕所奏不同請至朞考驗旣而濂等言日躔歲退之差一分五十秒今正德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不經改正推步豈能有合臣參詳較驗得正德丙子歲前天正冬至氣應二十七日四百七十五分命得辛卯日丑初初刻日躔赤道箕宿六度四十七分五十秒黃道箕宿五度九十六分四十三秒爲歷元其氣閏轉交四應併周天黃赤道諸類立成悉從歲差隨時改正望敕禮臣併監正董其事部奏古法未可輕變請仍舊法別選精通歷學者同濂等以新法參驗更爲奏請從之